

## 談「體應全息」之原理與應用

楊維傑

### 一、概說

經穴之治療作用，很多人認為與全息有關，甚至有人說全息就是經穴治療之核心思想。全息學說認為局部是整體的一部份，與整體息息相關，既能反應整體，也能治療整體。目前對於全息的分類及認識有多種，有頭全息、耳全息、鼻全息、眼全息、舌全息、身全息、手全息、足全息...等，因而產生了頭針、耳針、手針、足針、眼針、體針.....等微針針法。

而在最主要的體針方面，又有縱全息、橫全息、軸全息等。縱全息以腕踝針之六個縱面最為大家熟知。橫全息有以臍為體中心，鼻為面中心，肘為臂中心，膝為腿中心之一級全息。又有以腕、踝為中心之二級全息，從而產生了手軀順對；手軀逆對；足軀順對；足軀逆對；手足順對；手足逆對等多種對應針法。軸對應又有頭喉對應；頭閭〈尾閭〉對應；頭足〈足底〉對應等針法。

但最高深最實用的全息針法則莫過於「五行全息」及「體應全息」，這兩種全息或可以稱為「泛全息」。五行全息即五輪穴透過其五行屬性與五臟相應，而治療五臟及五臟系統對應之疾病。五行全息在拙著之「五輪穴應用」中已有詳細介紹，這裡來談談「體應全息」。體應全息亦稱「刺五體法」即：以骨治骨；以筋治筋；以脈治脈；以肉治肉；以皮治皮。又可以五體治五臟，其原理及源流應係來自《內經》。董師應用頗多，個人應用尤多，現分述如下：

### 二、以體治體

#### 〈一〉以骨治骨

以骨治骨相當於古法之刺骨法，《刺齊論》說：「刺骨無傷筋」，此一刺法之要則有二，一是進針抵骨，此法相當於《內經》之《輸刺法》。《官針篇》說：「輸刺者，直入直出，深內之至骨，以取骨痺」。

二是貼骨進針，此法相當於《內經》之《短刺》，《官針篇》說：「短刺者，刺骨痺，稍搖而深之，致針骨所，以上下摩骨也。」。董氏奇穴貼骨進針之穴位甚多，進針抵骨之穴位也不少。清代周孔四先生在《周氏經絡大全》說：「凡病在內而上下行者，經脈也；左右行者，絡氣也。其為穴也，經行至此而為之凝，故穴必附於骨。」。近代研究有「骨膜傳導」之說，骨膜富含神經及血管，針刺抵骨或貼骨，透過骨膜傳導，治療一些骨關節的疾病，效果甚佳。例如靈骨貼骨治坐骨神經痛特效（配大白貼骨更佳）；人中、後溪、束骨均能治療腰頸骨刺，配風市穴抵骨更佳。靈骨貼骨治療腳跟骨刺甚效。加取束骨穴貼骨牽引更佳。曲池穴貼骨進針治肱骨外上踝炎（網球肘）；太沖貼骨治手腳痛，尤其是治療膝痛更有效。

#### 〈二〉以筋治筋

以筋治筋相當於古法之刺筋法，《刺齊論》說：「刺筋者無傷肉」，此一刺法之要則有二，一是刺在筋上，此法相當於《內經》之《關刺法》，《官針篇》說：「關刺者，直刺左右盡筋上，以取筋痺，慎無出血。」。一是刺在筋旁，此法相當於《內經》之《恢刺法》，《官針篇》說：「恢刺者，直刺傍之，舉之前後，恢筋急，以治筋痺也。」。這兩種刺法，對於治療筋病效果均甚佳，包括身體的拘攣，強直，抽掣，弛緩皆有療效。例如董氏奇穴之「正筋」穴在阿基里斯腱之大筋上，刺入筋中，治療頸項強直及疼痛甚效，治療腰扭傷效果亦佳。再如尺澤穴位於大筋旁，貼筋刺入尺澤穴，可治全身拘急攣縮的病變，治療五十肩之肩臂強硬不舉，治療手掌攣縮不伸，都甚為有效，治半身不遂也極為常用。因本穴為肺(金)之子(水)穴，瀉之能使金不剋木，筋自然就舒弛伸展。但又何嘗不是以筋治筋之作用？其

它如承山、陽陵能治筋病，也都可以說是此一刺法及理論的應用。

### 〈三〉以脈治脈

以脈治脈相當於古法之刺脈法。《刺齊論》說：「刺脈無傷皮」，此一刺法亦有兩種，一種是刺絡出血，即刺血療法；《官針篇》中的絡刺、豹文刺、贊刺可說均屬此法之範疇。《官針篇》說：「絡刺者，刺小絡之血脈也。」；「豹文刺者，左右前後針之，中脈故也，以取經絡之血者。」；「贊刺者，直入直出，數發針而淺之出血，是謂治癰腫也。」。另一種刺法，則是刺入至大血管（動脈）旁，不傷血管不出血，緊貼血管以治血管之病，此種針法在古書未見記載，為董師常用之針法之一，亦當屬刺脈法。

刺絡法臨床極為常用，對於難病及痼疾有特殊療效，對於急性大病及熱病也常有極好之療效。因臨床應用實在太多，不克在此一一列述，僅舉出數例，便足以瞭解此法應用之廣泛及實用。如：在十二井穴刺出血可治中風昏厥、高熱、咽喉腫痛...等。在委中刺血可治後頭痛、頸項腰背痛、坐骨神經痛、腰扭傷、下腿痛、痔瘡、瘡癰、霍亂、急性吐瀉.....等。在肘彎點刺出血可治五十肩、手臂痛、氣喘、心臟病、霍亂...等。在耳背刺血可治眼病、口歪眼斜、皮膚病、失眠、多汗等均甚效。董師另採「瀉絡遠針」法，在背部刺血治腳痛、膝痛、在下腰刺血治上臂痛，在小腿之四花中、外穴刺血治軀幹之內臟病甚效，都是很平常的用例。尤其難能者，董師常採取貼脈治脈之法，此法對一般人並不陌生，如各書所載「脈會太淵」，以太淵穴治療各種血脈之病，早即為針灸醫師所熟悉，董師更將此法發揮，應用範圍更廣。例如地宗穴，貼近動脈，主治「能使陽症起死回生，心臟病及血管硬化」；又如火硬穴及火主穴下有太沖脈經過，亦常以此治血脈病。

### 〈四〉以肉治肉

以肉治肉相當於古法之刺肉法。《刺齊論》說：「刺肉無傷脈，刺肉無傷筋」，《官針

篇》中的浮刺、分刺、合谷刺可說都屬刺肉法。《官針篇》說：「浮刺者，旁入而浮之，以治肌急而寒者也。」，「分刺，次分肉之間也。」，「合谷刺，左右雞足，針於分肉之間，以取肌痺。」浮刺為刺淺層的肌肉，亦可採斜刺或橫刺，治肌急而寒就是治肌怕冷及攣縮拘急等。分刺則是刺較深層的肌肉，治療肌肉痛，麻木不仁或萎縮。合谷刺則是直刺至一定深度後，將針提至皮下，再向左右或前後各斜刺一針，形同雞足般的「个」字，治療感受風寒濕所致的肌痺症。

例如臨床上常以合谷、曲池、手三里、足三里及大腿駟馬穴等肉多處治療肌肉萎縮甚為有效，雖說「萎症獨取陽明」，又怎能說不是以肉治肉的療效使然呢？這些穴位治療肌肉攣縮拘急或未梢神經沿炎亦有效。承山及肩中在肌肉較多處，治肌肉病亦甚效。

### 〈五〉以皮治皮

以皮治皮相當於古法針灸的刺皮法。《刺齊論》說：「刺皮無傷肉」。《官針篇》中的毛刺、半刺即係刺皮法。《官針篇》說：「毛刺者，刺浮痺皮膚也。」，「半刺者，淺內而疾發針，無針傷肉，如拔毛狀，以取皮氣。」。毛刺敘述刺淺恰如毫毛之浮淺細微，手法輕虛；半刺則指淺刺，淺內疾發亦如拔毛狀，也可說類同毛刺，只是較毛刺略深，只淺刺皮膚，不傷肌肉，相當於近代的皮膚針〈梅花針〉的叩打刺激法。毛刺多用於局部麻木不仁的浮痺症和一些皮膚病。相當於半刺之梅花針刺法，其治療以微充血或微出血為度，治療皮膚感覺異常、神經性皮炎、斑禿、脫髮、酒齶鼻都有很好的療效，也可用三鏢針淺刺散刺代替。但《官針篇》曾說：「膚白勿取，可以瞭解本法鑱針〈淺刺出血〉原係為陽盛而設，膚色變赤有血熱者較宜，例如皮膚病皮膚色赤、丹毒、多發性癰腫或帶狀皰疹色赤等均可以此法治之，上述治法多在病變局部施治。

董師之刺皮法別開生面，其多在肌肉肥厚處針治皮膚病，此有補土生金之意，也有以皮治皮之應。如駟馬穴治皮膚病極效，此處為陽明經所過，多氣多血，調理氣血作用甚好，但不宜深刺，以應皮毛。或以瀉營法刺之，即先針至地部，然後再提至人部，施以強捻瀉針後，再提至天部，然後留針，此即《難經》所說：「當瀉之時，從營取氣。」，此種針法對皮膚變赤之皮膚病尤為有效。曲池穴治皮膚病亦同此理此法。

### 三、以體治臟〈體臟對應〉

五體刺法，除能以體治體，即以骨治骨，以筋治筋，以脈治脈，以肉治肉，以皮治皮外，還能透過腎主骨，肝主筋，脾主肉，心主脈，肺主皮，而以骨治腎，以筋治肝，以肉治脾，以脈治心，以皮治肺，達到體臟對應的治療效果。《官針篇》說：「半刺者，……以取皮氣，此肺之應也。」，「豹文刺……以取經絡之血者，此心之應也。」，「關刺者，……以取筋痺，慎無出血，此肝之應也。」，「合谷刺……針於分肉之間，以取肌痺，此脾之應也。」，「輸刺者……深內至骨，以取骨痺，此腎之應也。」，這就說明了五體刺法與五臟的相應。

臨床治療咳嗽氣喘等肺病，針水金或水通穴採皮下針施治。在少商商陽淺刺點刺治肺熱喉痛或發熱，又如淺針食指之木穴治鼻病等，皆係採皮與肺相應的刺法。刺肌肉能應脾，肉厚之處有補氣理氣之效用，合谷太沖在手指及腳趾之間肌肉較豐厚之處，理氣作用甚強，雖說因係「原穴」之故，但脾〈氣〉肉相應也有關係。針駟馬穴能治皮膚病也能健脾補氣。董氏奇穴如治肺之駟馬，治心之通關、通山、通天，治腎之通腎、通胃、通背，治肝之天黃、明黃、其黃，及鎮痛要穴風市都在肌肉豐厚之大腿處，實亦健脾，重視脾胃學說之故。

以脈治心，刺血治療心臟病最為有效。筆者以肘彎、四花中外〈條口、豐隆附近〉刺血治癒多例嚴重心臟病患。刺脈如地宗穴能使陽症起死回生〈強心〉，治心臟病及血管硬化；又如火硬火主夾太沖穴，下有動脈應手，針此能強心，並治心臟麻痺。太沖穴亦有強心作用，曾以太沖治療昏厥，經針人中百會未效，而太沖即效者數例。以筋治肝如陽陵泉為治筋病要穴，也是治肝膽病的要穴，以承山治腳攣急抽筋有效，治療胃痙攣痛，治月經痙攣痛也有效，這些也都與肝有關。刺骨應腎，靈骨穴貼骨進針治腰痛，亦能補腎治足跟痛及腎虧各病。婦科穴及還巢穴皆應貼骨進針，始能達到補腎治腎治不孕的效果。腕順穴所治各症與腎有關，針刺時貼骨療效較佳，三陰交穴貼骨進針補腎之作用更強。

某些穴位透過筋骨或筋肉的對應關係，能與多臟對應，治療病症更多，例如手三里刺在筋上，曲池穴貼骨進針治療肱骨外上踝炎及手肘肌腱病變甚效。此即由於筋骨皆治，肝腎並補之故。又如手千金穴在太陽經及少陽經中間，在筋下骨前，能筋骨並治通於肝腎。所治各病與筋骨肝腎有關。再如個人最常用的液門穴，在筋下貼骨進針，進至中白〈中渚〉及下白肉多處，如此則與脾肝腎皆相關，脾肝腎之病皆能治，主治之病既多而有效，為個人常用十大要穴之一。

### 小結

體應針法包含體與體之對應，及體與臟之對應，可以說是全息針法的一部份，也是董氏奇穴學之中心思想之一，早在《黃帝內經》中就可以找到其刺法淵源。許多古人的經驗也與此相合，目前雖也能看到些零星的應用經驗，但整體性全面性的論述並不得見，這理綜合董師景昌及個人近四十年之臨床經驗，將理論與臨床做一簡要闡述，以期能拋磚引玉，使此一法則應用更廣更活，有助於針灸臨床之再發展。

【2003年6月1日講於韓國慶熙大學】

【2003年8月10日重訂於洛杉體】